甘孜日报
GANZI DAILY
康巴周末
康巴文学
2019年11月8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:南泽仁 组版:曹雪原

小说连载版精选

他们绕过一块麦田,顺着一条小水沟直接走到了一所看起来新建不久的棚子门口。里面亮着一盏小油灯。透过很薄的竹门,曲莫阿莲看到一位青年男人的背影。他坐在桌子旁边很认真地吃着宵夜。她闻到了烤红薯的味道。

——《曲莫阿莲回家》

驽马的脚步声,再次把狗的狂吠声噼噼啪啪地点燃了,狗叫声在龙扎谿卡上空飘荡。

多佩仰头凝视:连绵起伏的山似滚滚涌起的浊浪,奔涌着与天衔接;飘移的白云如奇形怪状的船只,从浊浪尖头平稳地航行。这种念头一晃而过时,背上的母亲唠叨道,多佩啦,我到寺里能干什么?说完她的目光飘向了正前方。

——《界》

曲莫阿莲回家

◎阿微木依萝

杰布叹了一口气。不过他立刻又想起了什么,语气很激动,简直是非常高兴:“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领我们进去!天哪,曲莫阿莲,我要是早点想到就不会在野地里喂一晚上蚊子了。这个该死的破地方。”他伸手挠一下后背。脸上也的确还有蚊子咬过而鼓起来的小包块。

“现在我们去那个地方。快。”杰布匆匆忙忙,拉着曲莫阿莲就往背后那条茅草路上跑。

他们绕过一块麦田,顺着一条小水沟直接走到了一所看起来新建不久的棚子门口。里面亮着一盏小油灯。透过很薄的竹门,曲莫阿莲看到一位青年男人的背影。他坐在桌子旁边很认真地吃着宵夜。她闻到了烤红薯的味道。

“进来吧。”那位青年的警觉性高得让人吃惊。

“我就知道是你。”他扭头微笑地望着主动推门进去的杰布。看到跟在后面的曲莫阿莲时,他的眼睛睁大了一倍,然后,突然走到曲莫阿莲身前,边摇头边跪在地上。

“妈妈……”

可是曲莫阿莲根本不认识他。慌慌张张地向后退了一步,避开他那只伸过来想要握住她的手。

“你不要乱喊啊。”她又往旁边退两步。

杰布完全置身事外。曲莫阿莲瞪住他的时候才走过来解围。他将青年从地上牵起,慢腾腾说,“这种事情还是以后再说吧。我来这儿是找你帮个忙。”

青年人根本不听他的。继续走到曲莫阿莲身边。

“妈妈您看清楚啊,我是子聪,您的小儿子。”

曲莫阿莲听到这个名字突然惊醒。她确实有个叫子聪的儿子。可是他很早以前就搬出去住了。据说住得很远。这些年他们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,以为永远见不着面。她再仔细打量之后才确信了他的话。只是这个儿子看上去有点太老了。

“你确实是我的儿子。”她说得很平淡。

突然,棚子外面传来几声响动。是脚步声。

“哼,你总算肯回来了!一天到晚乱跑。还不快来见见你的奶奶!”

一个小女孩走了进来。背着好几个变形的空塑料水瓶。曲莫阿莲一眼就认出她。

“我们见过面了。”她们同时说道。

小女孩神色疲倦,满脸的泥巴也掩盖不了先前遭受殴打落下的乌青的伤痕。

“难怪会那么眼熟。”曲莫阿莲心想。看样子小女孩在生她的气,根本没有打算喊她,径直走到棚子里面的一个小隔间,就一直呆在那儿不出来了。

“她就是那种人。谁的话都不听。”子聪带着道歉的口气跟曲莫阿莲解释。

杰布用了什么方法把小女孩哄出来了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小女孩变得非常高兴,主动跑来牵住曲莫阿莲的手。

可是曲莫阿莲并不喜欢这份热情。自从知道她是子聪的女儿之后就更加不喜欢。她冷冰冰地想要甩开这只小手,却无法摆脱。

“只有她知道那条路在哪儿了。”杰布说。

“她可不是那个村子的人。”曲莫阿莲瞪了小女孩一眼。

“这个不重要。眼下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。你还想不想回去呢?”

曲莫阿莲点头。她迫切地需要回到父母身边。他们已经很老了,能陪在一起度过晚年,想起来就很兴奋。那么眼前的事情完全可以不计较,只要能顺利回家就行。

不过,有件事她有必要跟儿子讲清楚。

“你该回去看看你的父亲了。说不定他此刻正在想你。为了你他患上了很严重的失眠症。并且曾经很多个晚上偷偷跑出去找你。”

“他已经死了十几年,想不到还在为这些事操心。可是妈妈,我不想回去。我当初正是因为受不了这个打击才离开那个地方。如果继续住在那儿,我想我会崩溃的。”

“虽然他死了。但并不影响我和他继续生活了十几年。你也可以,你们会相处和睦的。现在马上收拾东西回去吧。这个地方破破烂烂,不值得留念。”

“我不回去。事实上……”

雪花

【第2332期】

界

◎次仁罗布

驽马,我们快到了,过了那个山嘴,就能看见咤日寺。桑杰说。

时间还早,太阳只是刚从山脊移动了几步,桑杰和他的坐骑慢条斯理地往前赶。

寺庙里很寂静,香的气味氤氲荡漾在廊下,使人精神振奋。桑杰肩上搭着褡裢,疾步走向多佩的僧舍。

夺冠。翔秋志玛 绘

管家请坐,我给您倒茶。多佩站起来抱着陶罐壶给桑杰倒茶。桑杰在光线暗淡的房间里瞅着多佩。心里在想,只是瘦弱些,要不外形跟已故的少爷年轻时一模一样。想到这里,无缘由地落下泪来。

管家,想必是为了我妈而来的吧?多佩问。

正是。她有五年没有见上您了,她想让您这次跟我一起回家一趟。

真想回去。管家,我妈没有患什么大疾吧?

近来她的腿有点发软,撑不住身子。桑杰呷了口茶,观察多佩的表情。他看到多佩的眼睛红润了,脸上飘上一层忧郁。多佩啦,只要您回家,可以骑我那匹马。桑杰补了一句。

真想回去看看妈妈!管家,您先吃点糌粑,我去跟师傅请示一下。多佩出了门,桑杰这才嗅到屋里有股人体散发出的清香,像卓玛花的香味,飘满了整个屋宇。他曾对多佩的愤懑、嗔怪从心头悄然遁散。

多佩和他的上师格来旺杰进了屋,桑杰赶紧起来给格来旺杰鞠躬。

管家请坐,让你劳苦了。既然母亲这么思念儿子,我们也应该体谅做母亲的心情。只是他刚从禅定中回来,身体还没有恢复,这次少不得又要麻烦管家,一路上多加关照。请用茶!格来旺杰说。

请放心,路上我会照顾好的。桑杰应承了下来。

吃过午饭他们出发了。

落日把东边山头的云烧得通红时,多佩和桑杰到了榴村,借宿在桑杰昨晚住宿的那一家。第二天,多佩和桑杰向龙扎谿卡进发。

黑夜似个陶罐,严严地罩在龙扎谿卡上空时,驽马的脚步声把龙扎谿卡里的狗吠声煮得汪汪响。桑杰把驽马停在一个低矮的房门口,伸手扶多佩下马,才去敲房门。

查斯,多佩啦回来了。快开门呢。桑杰喊。

是我儿子回来了。真的是他吗?

快掌灯,再把门打开呀。

马上,马上。儿子,等等。查斯的啜泣声传到了外面。她光着脚把门打开,一见多佩软软地倒在地上,呜呜哭个不止。

这老婆子,见了儿子还这样。快起来,多佩啦累了,赶紧给他弄被子,让他休息。桑杰催促查斯。

管家,谢谢您,您把我的儿子带回来了。我这就把被子弄好。查斯兴奋的有些不知所措。她弄了些干草,上面铺上自己的藏装,再盖了一张藏被。多佩走过去,说,妈妈,我来弄。

查斯抱住多佩又呜呜地哭开了。

这老婆子,让多佩啦休息一下,明天天还要亮的,有什么话明日再说吧。我也回家去了,早点休息,多佩啦。桑杰说完牵着马走。

多佩出来说,辛苦了管家!

驽马的脚步声,再次把狗的狂吠声噼噼啪啪地点燃了,狗叫声在龙扎谿卡上空飘荡。

多佩仰头凝视:连绵起伏的山似滚滚涌起的浊浪,奔涌着与天衔接;飘移的白云如奇形怪状的船只,从浊浪尖头平稳地航行。这种念头一晃而过时,背上的母亲唠叨道,多佩啦,我到寺里能干什么?说完她的目光飘向了正前方。

咤日寺的金瓦屋顶闪着光,这灼烫的金光从不远的半山腰射来,她的眼睛和心灵刺刺地烧焦着,全身痉挛。

多佩啦,你就不能还俗,伺候我这将死的人吗?她再次开口问。

多佩没有理会,一路上她不停地这样唠叨。

沙砾道上,荡荡跳跃着黄灿灿的金光,道路歪扭着盘伸向咤日寺。多佩刚要迈步,背上的母亲又说,你歇一下,从早晨背到现在也累了。

多佩环顾四周,一片开阔,找不到一处荫凉地。他蹲下来,把母亲轻轻地放在地上,再从脖子上取下褡裢,撂在脚边。多佩才觉脊背上冒出的汗水浸透了袈裟,丝丝冷风横行在脊背和黄衬衫之间,凉飕飕的,小腿阵阵酸痛。他软软地躺下去。

妈妈,我们休息一会儿就走!多佩胸口一耸一耸的,喘着气说。

看,太阳正当头,好热呀。你从江里给我舀碗水喝,我口渴。

褡裢里有酸奶,你就喝酸奶吧!多佩凝望着蓝天说。

我想喝水。

多佩起身,从怀兜里取出木碗,沉重地踩着沙砾,向远处泛绿的江水走去。

儿子渐远的单薄的身子,在阳焰飘忽的颤动中,幻化成了格日旺久少爷,重叠的身影使查斯全身寒战。她想:多佩和格日旺久少爷的体形、相貌多么地相似啊!可少爷最终将自己遗弃了,现在儿子又不愿听话,想把自己抛却,到老还是孤独一人,活着有什么意义。她痛心地看到,自己的努力即将白费,儿子永远不会替她着想时,悲从心头生起。

岑啦,你这可恶的女人,是你让我失去了儿子。要死我也要把多佩啦留在身边,不让你在地狱里看到我们骨肉分离。查斯赌咒发誓。

恨,浇醒了查斯的头脑,她从悲哀中苏醒过来,浑浊的目光啪地落在矗立于半山腰的咤日寺。寺庙使她联想到了自己悲凉的晚年:一个人住在低矮窄狭的、傍山修建的石头房里,没有门,只挂着几块破碎布,用来挡风遮雨。夜晚蜷缩在里面,白天像乞丐一样慵懒地坐在门口晒太阳。看到的,只有寺庙的墙壁和山上的岩石;听到的,只有僧人念经的声音和唢呐、鼗鼓、铙钹发出的声响。想说说话都没有人,这样的日子可怎么过?查斯思来想去,惟一的解决办法只有毒死儿子,才能使多佩永远留在她的身旁,才无须回到寺里去。

手伸进怀兜,查斯摸索出一块打了结的黑氆氇,目光投向端正翘立的褡裢上。她挪移身子,向褡裢靠近。

周遭被太阳罩得死寂,大地热得烫手,空气热得让人憋闷。

查斯挨近褡裢时,额头上沁出汗珠。她的胳膊伸过去,焦黑的手掌撕裂了阳光,弯曲的黑指头蠕动着,解开了褡裢的结。小木桶盛满酸奶,像个乖顺的婴儿,安静地躺在褡裢里,恐惧地凝视她。突然,查斯的手抖动,急忙捂紧褡裢的口,胸口压在上面。

佛祖呀,请您宽恕我的罪孽。我只想拥有我的儿子,您把他还给我吧!查斯捂着脸呜呜哭泣。空旷的山坳里,这哭声如蚊蝇的叫喊,丝丝缕缕。

多佩远远地瞅见母亲在哭泣,就想她又舍不得龙扎谿卡了。多佩加快步伐,木碗里的水摇荡,有几滴落到干渴的沙地里。

喝水吧!多佩把木碗呈到查斯的眼前,她接住碗,头别了过去。

到了寺里,我在寺后给你砌个石头房,定时去送吃的。

查斯听后泪水涟涟,满脸哀怨。她说,我不想呆在寺院里,我要跟谿卡里的人住在一起。

哈达

◎田勇

车后的座位上,不知是谁起头唱起的民歌,让车内变得暖和起来。没想到,高大的雷维耶此时站了起来:

“姑娘央金拉姆 次仁拉索 你我情投意合次仁拉索……”弄得一旁的卓玛们也知趣地改了歌词,将仁增旺姆换成了央金拉姆。

这时候的央金拉姆,不光是红了脸,慌乱地将头往雷维耶的身后钻。

阿妈啦的热情,掩饰不了阿爸的冷淡。他绝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不同种族的欧洲人!当大家吃了餐丰盛的牦牛肉午饭后,阿爸下起了逐客令:

“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吃糌粑喝酥油茶长大的,你行吗?你适应得了这里的山水,适应得了我们廉价的食物吗?”阿爸望也不望雷维耶道。

“行,我都快喝了一年的酥油茶了。”雷维耶看似爽直的回答,更激怒了阿爸。

“那你能信仰我们的宗教,娶我的将来要出家的姑娘吗?”听到阿爸显然带有愤懑的声调,雷维耶终于知道此行的结局。这是个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通融的结局。他后悔当初怎么就没想到。而一旁的央金拉姆只知道哭泣,偶尔抬眼望望远方的山谷,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

当晚,雷维耶听见阿妈啦请求阿爸的声音。结果是一顿的训斥。

清晨,雾色笼罩了山谷,在脚边潺潺的溪流中,雷维耶踏上了返程的汽车。无论怎样寻觅,他也未见央金拉姆送行的身影。当车子再次路过山岩顶上的红色达隆寺时,雷维耶将眼神定格在上面。

“我们没有共同的信仰?可这跟他和央金的爱情有什么关联?自从进入拉萨城的那刻起,就树立了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。这爱,不是信仰又是什么?”

第一次,雷维耶陷入了深深的困惑中。

几天后,再次见到的央金拉姆削了发,身着红色的袈裟。当她低垂着头,一如既往地帮助孩子们煮饭,收拾衣物时,眼睛是红肿的。

后来雷维耶知道,他走后的第二天,央金的父亲“压”着她找到仓姑寺的主持,跟她说了央金跟一位老外求亲的情况,如何不能虔心身侍佛法,这看上去彻底违背了他这个父亲当初的意愿,所以请求主持看在佛的面上,允许女儿剃度出家。

主持当然多少知道一些雷维耶的事情。那个高大的身后一群流浪儿童亲热地叫着爸啦的形象,在古城有谁未见呢?再加上央金曾经跟自己讲过的玉珠旺姆的故事,她相信雷维耶是个好人。但如若把事情上升到,自己寺院的杂工,跟一位外国人谈婚论嫁,多少会对寺院的声誉产生影响。不管他们的爱情多么神圣!多么正确。再说了,从她的角度观察的央金拉姆是具有慧根的人,与其让她在人世间迷惘、流困,不如就借此了了她父亲的心愿,为其剃度收入佛门。同时,她也明白这种做法对于现在尚在痛苦中的央金是重打击,可归根,之于我们这个将一出生就视同佛徒的民族来说,央金一时的痛,放在一生、放在轮回的旅途中,又算得了什么?她坚信,不久的将来,央金就会理解,脸上会重新绽放出笑容来的。

权衡再三,主持答应了央金父亲的请求,选了个吉日为央金拉姆举行出家入寺的仪轨。

于此。雷维耶并不见过度的伤痛。“一切随缘!”他也将这句佛语经常挂在心上。甚至许多的时候是他在开导困惑中的央金拉姆。问题是他内心真正的苦痛,有谁知?

不管怎样,央金还生活在身边,还在帮他照料着孩子们。于是,一直在用网络联系的生意,第一次,雷维耶决定到中国内地的城市现场打理下。孩子们就交给了央金和大些的诺雍康卓照看。

或许他此行的真正意义,是纾解心伤?

如今,唯一难别的,是大眼睛的玉珠旺姆。去车站的路,他就始终抱她在腿上。脸贴在车窗,路过布达拉宫的时候,泪水恣意流淌。而回转的过程,总有诺雍伸过来的小掌心,在为他拭泪。有中国内地朋友告诉他一个谚语:“男子有泪不轻弹。”想到这里,再看看怀里和身边的孩子,雷维耶又不好意思地笑出了声。

这庄严而又无奈的拉萨城啊!当美丽的格桑花开满草屋四周,也绽放在莫瑞巴坟头的时候,雷维耶的心情就像是个喜悦的大男孩。这来自西藏高原的物种,开在遥远的非洲东部,居然是那样地娇柔、蛰心。像极了长颈鹿那煽情的眼睛。红的、紫的、白的、蓝的,芬芳一地,密密匝匝的蝴蝶翩跹而至,弄得阿鲁和他的两位哥哥迷离了眼睛。